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

第 四 章

苏联專家維·米·斯特列里尼科夫講稿
復旦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組譯

1957年 上 海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фудан
кафедр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 М. Стрельников

Тема IV

Меньшевики 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в период
столыпин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Оформл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ую марксистскую партию (1908—1912 г.)

лекции, прочитанные аспирантам
в 1955—56 учебном году

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

(第四章)

維·米·斯特列里尼科夫 講稿

复旦大学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教研組譯

1957年1月第1版 印数: 1,400

字数: 88,000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第四章 孟什維克与布尔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維克正式形成独立馬克思主义政党。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第一講 斯托雷平的反动。列寧为馬克思主义政党理論基礎而斗争。

我們講完了日俄战争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时期，現在我們开始講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課程的第四章。

第四章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課程中占有特別的地位，因为这一章是講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的理論基礎——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

大家知道，沙皇政府鎮压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后就开始了艰苦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这一章就是要講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維克的斗争。这一章闡明布尔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策略，布尔什維克党反对馬克思主义敌人——取消派、召回派及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斗争，反对那些轉到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陣营里去并企圖修正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礎的党内知識分子的斗争。这一章最后要講到一九一二年布拉格党代表會議，在这个會議上布尔什維克形成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这一章从年代上說來包括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布尔什維克党的面前擺着刻不容緩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并徹底粉碎馬克思主义理論方面的变節分子，捍衛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這是具有國際意義的任務，決不允許放棄這個任務。而除了布爾什維克之外，也再沒有人能夠解決這個任務。

蘇聯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袖列寧在其所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完成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任務。

列寧的戰友斯大林與列寧一起領導反對修正主義者及變節分子的鬥爭，他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發表了他的理論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批判了那些在哲學上的反馬克思主義派別，捍衛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礎。斯大林在其以後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是在以後編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四章中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里，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有的革命理論，根據最新的科學成就與革命實踐創造性地進一步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

關於第四章的內容將分六次來講。

研究第四章，特別是研究列寧的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有些困難的，但是成功將決定於是否能堅毅地、深入地獨立鑽研有關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至於更詳細、更深入地闡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則在高等學校里的高年級另有專門課程進行講授，而對你們則將在哲學課中講。

第四章第一講的題目是：“斯托雷平的反動。列寧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基礎而鬥爭。”

在今天這一講里我將從三方面，即從經濟方面、政治方面與思想方面，來說明斯托雷平的反動，然後再說明有關列寧捍衛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各個問題。講課的內容即將按照這樣的順序來敘述。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頒布了关于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并修改选举法的沙皇宣言。沙皇制度这次的行动被称为政变，因为沙皇政府頒布新选举法違背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及國家的根本法，按照这些文件非經杜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

这个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業資本家在选举代表参加杜馬時能占很大优势，并大大地縮減了工農代表的人数。它保証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复选人占复选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大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而其复选人却將近占复选人总数的一半，農民的复选人数几乎被縮減了一半，从原來的百分之四十一減到百分之二十二。工人复选人数从百分之四減为百分之二。各民族边区的代表人数被縮減得更多。波蘭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三十七名代表，現在只能选十四名。高加索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二十五名代表，这次只能选十名。中亞細亞在第二屆國家杜馬里原有二十一名代表，这次完全被剝夺了代表权。代表的总数从五百二十四名減少到四百四十二名。第二屆杜馬中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沙皇政府交付法庭審判，被判处苦役或流放。

六三政变最終确定了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力量的暂时勝利，六三政变是最殘酷的反动統治时期的开始，这次反动就以其头子的名字而在歷史中被称为斯托雷平的反动。

斯托雷平是地主，并是貴族的領袖，后来做薩拉托夫省的省長，以殘酷鎮压農民而受到沙皇的賞識，当他領導政府时，農奴主——地主——因被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的人民群众运动所嚇倒，所以正在想給自己尋找新的支柱。按列寧的說法，地主們想“到俄國一般新資產階級成份中，特別是到俄國農村新資產階級成份中去尋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圖把新酒裝進旧瓶里去，把旧的專制制度改造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

（“列寧文選”，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 卷，第 730 頁。）

六三制度是想要挽救農奴制的君主制度的最后一次嘗試，是重振農奴制君主制度與資產階級的聯盟的嘗試。這個聯盟的基礎是在保障農奴主的優先地位的條件下使農奴主與資產階級分享政治經濟特權。這種聯盟所以有可能建立是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被人民的運動嚇得要死，所以承認農奴主的領導權並用盡全力支持專制制度想通過適應國內資本主義發展來維持自己地位的各种企圖。

反動的選舉法使得第三屆國家杜馬中黨派的成份有利於沙皇制度，按其成份來說，第三屆國家杜馬是黑幫與立憲民主黨的杜馬。斯托雷平政府時而依靠杜馬中地主的多數，時而依靠資產階級的多數來取得平衡。

斯托雷平主義按其本質來說是要使沙皇制度按拿破侖主義的道路來發展，也就是說周旋於各個階級之間。沙皇君主制度向拿破侖主義方面發展，在國內資產階級發展的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按其淵源及基礎而言是封建性質的專制制度“為了免于崩潰，不得不求得平衡，為了要統治下去，不得不奉承，為了討人喜歡，不得不收買，為了不單靠刺刀來維持，不得不結交社會殘渣——盜賊、騙子之流”（“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15 卷，第 245 頁。）這樣的統治制度造成了一種幻覺，似乎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是“超黨派的”，似乎是不依賴於某一階級的利益的。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保證擺在沙皇政府面前的雙重任務的完成——既保護了農奴主——地主的階級利益，同時，又保證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

沙皇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迎合貴族地主的貪求，另一方面又迎合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貪求。沙皇政府按照保皇派的自由資產階級和黑幫地主的指使，實行了一系列工人立法和土地改革措施。

政府把斯托雷平看成是“俄國的俾斯麥”，俾斯麥用“鐵血政策”鎮壓了革命，並保證了國家的資本主義改造。國家杜馬在斯托雷平面前表現得極端的討好和順從，支持政府的血腥恐怖政策和挑撥離間政策，毫不吝惜地撥款給警察局、憲兵、監獄、地方自治派長官和神職人員。

資本家和沙皇制度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向工人階級大舉進攻，取銷了工人階級在革命年代里所獲得的一切。

在反動年代里、在因一九〇七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引起的工業停滯的年代里，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得特別地困難。失業具有了群眾性。部分失業現象很普遍，工人每周只工作三、四天，甚至二天。工人的物質生活急劇惡化，貧窮和飢餓不斷增加了。

在反動年代里先進的工人和農民遭受到沙皇政府和沙皇制度所組織的黑幫百人團組織的野蛮迫害。

國內到處設立軍事法庭，把大批的革命家判處絞刑。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三年之內有五千人以上被軍事法庭宣判死刑。此外，許多先進工人和農民不經過法庭審訊就被黑幫和討伐隊殘殺了。沙皇政權大批殘殺的政策發展到了厚顏無耻的地步。如有一個區軍事法庭曾作出了這樣的判決：“將被告處以死刑，而物証——鈕扣——則歸還給他的親人”。革命者在監獄遭到殘酷的毒打，拷問和折磨。沙皇制度要想把國家變成血腥的拷問室。

布爾什維克黨遭受到沙皇制度的最大迫害。沙皇暗探局加緊搜捕當時秘密居住在芬蘭的列寧。沙皇暗探局想要摧殘黨和革命的領袖。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寧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再度亡命國外。著名的黨的工作者屢次被逮捕，因而中斷了他們作為職業革命家的工作。

由於大批的逮捕，當時黨員數量大大的減少。如彼得堡黨

組織在一九〇七年春天，共有七千个黨員，而到一九〇八年年底却減少到三千人。莫斯科黨組織在一九〇七年有七千五百個人，而一九〇八年只剩三千五百人。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數字一九〇七年是二千人，到一九〇八年減少到六百人。有几个無產階級成分不大的黨組織則完全瓦解了，其他組織也都大大地被削弱了。

黨經受了嚴重的組織危機。但是列寧派布尔什維克頑強地繼續進行革命鬥爭。他們是俄國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們和孟什維克進行徹底的不調和的鬥爭，揭露他們是無可救藥的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

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孟什維克就已經滾入妥協主義的泥潭中去，已經變成了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反動時期，他們企圖在人民中間散布憲法幻想，說：“俄國要實行充分民主，除了國會發展的道路以外，沒有別路。”

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里，工人的工會團體和文化教育團體也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例如對失業工人的幫助就被當作封閉工會的充分理由。在會議上，警察局的代表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禁止使用“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罷工”、“工賊”等字眼，理由是這會使人感到有“革命的氣息”。在莫斯科印刷業工人協會的會議上，警察長竟事先警告報告人不許他發言，厚顏無恥地對他說：“本來嗎，你是不會稱贊政府的，而要辱罵政府我又不答應。那麼最好還是不要講吧。”甚至連那些題目與當前政治事件遠不相關的報告也要禁止。例如，在土拉，曾禁止工人團體“教育社”作關於土地和植物起源的演講，理由是“這個問題已經由聖經解決了”。由於警察的迫害，工會會員的數量從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三十二萬五千人，減到了一九〇九年末的一萬四千人。

在沙皇政權和資產階級的協同打擊下，反動時期的罷工

动大大地低落了。一九〇七年时参加罢工的有七十四万人，一九〇八年时有十七万六千人，而到一九〇九年只有六万六千人。一九一〇年是工人罢工运动最低落的时候，根据官方资料，当时罢工的僅約四万七千人。

列寧：沙皇政府以最殘酷的迫害來鎮壓人民群众的斗争，同时还力圖用它的土地政策來擴大六三君主政体的社会基礎。

列寧：沙皇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巩固富農，以便依靠他們來反对貧苦農民。沙皇制度过去采取的政策是保持農村半封建制度，即村社土地所有制、農民的等級隔閡、份地不能轉讓等等，現在則轉而采取新的政策：即用強力破坏村社，并培植独家農場和單獨田庄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用鼓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政策來代替过去的那种竭力阻止和禁止農民迁移的政策。

列寧：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發布的法令是沙皇土地法的基礎。这个法令破坏了村社的土地使用制。每个農民都可以把自己享有的份地变成自己的私產。農民可以出賣自己的份地，而在以前他們是沒有权利这样做的。村社必須割給每个退出村社的農民以連成一片的土地（單獨田庄，独家農場）。

列寧在“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中对沙皇制度所实行的土地措施的階級本質作了透徹的分析。列寧指出，斯托雷平土地法“这是第二次为了資本主义的利益而对農民大批施行暴力。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实行为資本主义清洗土地”。（列寧：“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0 年版，第 73 頁。）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首先是对富農有利的，因为富農有足够的耕畜和農具能把房屋和其他建築物轉移到独家農場。富農向貧農收買土地，擴大自己的土地。貧農退出村社以后，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土地，有时簡直就被人們从土地上赶走，因為他們沒

有向農民銀行支付到期的款項等等。貧農不但被迫離開村社，而且還被迫離開農村，而處於雇傭工人的地位。而沙皇政府還給富農大量貸款，亟力幫助富農的單獨農莊進行土地整理。沙皇政府為了要幫助地主，以很高的地價向他們收買土地，然後再賣給富農。

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除了培植獨家農場和單獨田莊之外，還有着另外的目的，即要把農民從中部各省大批移民到烏拉爾以東俄國的內地去，使他們遠離地主的莊園和革命鬥爭的中心。沙皇政府推行移民政策，首先是企圖緩和國內中心地區的農業危機，轉移農民對地主土地的注意，緩和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地主們改變了一句有名的民間諺語說道：“走得更遠一些，就將更安靜一些”。

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並沒有像沙皇政府所希望的那樣解決土地問題。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化了，改革相當地加速了農村的分化和無產階級化。

斯托雷平要求有“二十年的安靜”以實現沙皇政府的土地改革，但是國內的階級鬥爭沒有一天停止過，這種安靜也不曾有過。

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並沒有觸動俄國農業危機的基礎——地主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沒消除農民運動發展和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斯托雷平的“土地搗亂”（農民是這樣稱呼強迫解散村社的行為的）沒有解決對農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任務，却使農村的階級矛盾極端尖銳化並更形擴大。與沙皇政府的打算相反，土地改革為鞏固工農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鬥爭中的革命聯盟提供更充分的客觀前提。

不僅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而且在思想戰線上也開展了反革命的進攻。

反動的進攻使得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脫離了革命，引起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分崩離析。工人階級和農民運動的失敗在一些革命的同路人中間引起了瓦解和腐化，這些同路人靠攏工人運動是指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迅速成功，他們在反動時期不能堅持。其中有一部分人跑進了反革命的陣營，另一部分人則盤踞在合法的工人組織中，極力想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威信，引誘無產階級離開革命道路。

知識分子中間的瓦解和腐化特別厲害。在革命最高漲的時期中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方面參加到各革命政黨中來的知識分子，當高潮過去的時候，當革命的好日子過去了而斯托雷平反動的艱難時期來到的時候，當每一個革命參加者對革命的忠誠受到嚴重考驗的時候，許多人都脫離了這些政黨。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不願冒繼續進行鬥爭的危險，寧願採取適應斯托雷平制度的政策，寧願脫離革命。對其中許多人說來，脫離革命意味着直接的背叛，轉變到敵人方面去，而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極力想通過報刊來影響無產階級，想說服無產階級取消革命的鬥爭形式和鬥爭方法，而去適應並“長入”到斯托雷平君主制度。

在科學、文學、繪畫、音樂等部門中都表現出了帶有各種唯心主義色彩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影响。1909年資產階級思想家司德盧威、貝爾爵也夫、布爾加可夫等人所出版的著名的“路標”文集，是這些年代中反革命在思想戰綫上進攻的一個鮮明的表現。這一幫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公開宣布他們認為最可怕的是人民，而只有專制制度才能用刺刀和監獄把他們從人民那里拯救出來。

列寧把“路標”文集稱為自由主義的背叛行為，可耻地背棄革命，向沙皇制度搖尾乞憐，向外國資本卑躬屈膝的思想宣言。路標派在自己的反愛國主義的和世界主義的文章中污辱了革命

民主主义者优秀代表人物的偉大傳統。

“路标”文集的作者們捍衛唯心主义，承認精神生活对社会存在的第一性：他們硬說，知識分子所主要关心的不應該是政治和其他一切社会生活，而應該是“个人的内部精神生活”。兩性关系、家庭問題等。路标派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捍衛者，所以他們要求劳动群众脫离階級斗争，而進入神秘的追求和道德上“自我提高”的世界。

这一时期頹廢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資產階級一貴族文学中表現得最为明顯。为什么頹廢主义在文学中表現得最为明顯，这是不难了解的。高尔基指出：“文学是社会諸階級和集团底意志形态——感情、意見、企圖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現。它是階級关系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高尔基：“俄國文学史”，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版，第1頁。）

資產階級一貴族文学为自己所提出的基本任务，是要使劳动群众厭惡政治、厭惡革命。当时一切頹廢文学的基本口号無非是要“証明”：不值得同命运去作斗争，同命运去作对，因为这几乎反正是沒有用的。人是沒有出路的；他無論怎样努力也不能影响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沒有任何前途。一切都是沒有价值的，人是下賤的。生活是骯髒的污水塘，誰都不免要淹死在里面，不管他怎样努力地想爬出來，不管他怎样地求救。誰也救不了誰，就像人自己救不了自己一样。

在反动文学家（米利什涅夫斯基、基比烏斯、阿支巴綏夫、沙洛古勃等）的書本中，百般嘲笑俄國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宣傳反社会的，公开地敌視人民和民主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他們千方百計辱罵革命，贊美叛变行为、挑撥离間和利己主义、鼓吹淫乱等等。萊奧尼特·昂特列也夫的許多作品完全是对革命者的嘲笑。高尔基宣称：“人——这是个驕傲的称号！”但是对政治斗争失望而要使革命者到妓女那里去悔过的萊奧尼特·昂

特列也夫却在作品中鼓吹“人是‘深淵’、‘謊言’、‘瘋狂和災禍’”。在“黑暗”这一部著作中，主角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摈弃了一切他以前为其服务的東西。他說道：“要是我們的燈籠不能把一切黑暗都照亮的話，那末就讓我們把火熄了，一起爬進黑暗中去吧。”昂特列也夫就这样否定了革命功績的可能性，而这一否定，特別在革命遭到失敗以后的时期，具有非常反动的意义。在另一个短篇小說“猶大·依斯卡利奧特”中，昂特列也夫把这个叛徒描寫得很为吸引人，就这样來为在反动时期盛行一时的奸細行为進行精神上的辯护。1907年出版了阿支巴綏夫轟動一時的小說“沙寧”。在这部小說中描繪了一个無原則的知識分子、明目張胆的革命敵人，他否定一切社會理想，宣揚利己主义、动物本能、寄生式的生活享受。阿支巴綏夫用他的主角的嘴說出这样令人作惡的話：“人天生就是卑鄙的。”

米利什涅夫斯基的著作具有最为反动和神秘的性質。他在一篇論文中談到对專制制度采取“牺牲态度”時寫道：“为了使熊不來碰你，就得躺在地上裝死——不呼吸、不移动；熊到处聞一聞就走开了。对当局亦要如此：要对他們順服，要順从到像死去的地步，要順从到感到自己已經死去——就像死人头戴花冠躺在棺材里一样。这时候当局就不再可怕，就会解除武裝，而我們將透過其禽獸般的面貌而看到基督的面貌。”

这些变節作家們的小說，像印几百万册的美國偵探小說一样，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很为流行，它們以無思想性、非政治傾向和頹廢情緒來毒害这些知識分子的意識。这一类文学的坏影响可以由自殺的統計來証明，当时自殺的次數大大地增加。

由于脫离人民的生活、局限于个人感受的狹窄圈子，使得頹廢分子趋向資產階級客觀主义和世界主义。宗教也是反动派同革命進行斗争时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在“尋神論”和“造神論”的

宣傳中得到了反映。

頹廢主義和對革命失却信心也影響到某些社會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雖然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實際上卻從來也沒有穩穩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宣傳馬赫主義，把它作為哲學中“新的”的流派，並且他們還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修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从而使自己參加到反對革命、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反動的總進軍中去。

這是一種侮辱和破壞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理論基礎的企圖。1908年出版了幾本俄國馬赫主義者的書籍。這些書是公開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宣告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進軍。俄國的修正主義者——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貝爾曼、盧那察爾斯基等——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並沒有為自己創造什麼新的理論武器；他們只利用了反動資產階級的舊武器。這些人是卑鄙地、兩面派地、不誠懇地、叛賣性地進行批評的。這是一種懦怯的、躲躲藏藏的对馬克思主義的背棄，時常以似乎是出于一種“實際的考慮”來為自己辯護，大部分都通過這樣的辦法來進行，即胆怯地、非系統地嘗試拋棄“舊的”馬克思主義和代之以“新的”資產階級學說。（參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355—356頁。）

這種黑暗勢力的思想基礎是馬赫主義哲學，是經驗批判主義（也即是“批判的經驗”的哲學——這是一種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產生于德國和奧國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派別）。這一派哲學的創始人是阿萬那留斯和馬赫。他們斷言道，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主體的感覺、是個人的感覺、是“我”。因為“我”感覺到事物，所以事物才存在。它們（外界的事物）是我的感覺的綜合。

這一切進軍的目的是要引誘群眾離開革命，破壞共產主義

的理論基礎，推翻馬克思主義。

無論如何必須要徹底撲滅這種思想上的歪風，揭露他們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而使它不受到唯心主義修正主義者的侵襲，並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來武裝黨。

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列寧。普列漢諾夫採取調和主義的態度。列寧在致高爾基的信中指出：“普列漢諾夫在本質上完全是反對他們的，只不過他不善於，或不願意或懶得把這點具體地、詳細地、簡單地而不用哲學的微妙性來恐嚇公眾這樣地說出來。而我無論如何要以自己的方式說出這點來。”

列寧的名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完成了揭露和粉碎經驗批判主義，以及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任務。這本書在1908年寫成，在1909年出版。列寧寫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略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本馬赫主義文集的出版。列寧指出，這本書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

於是列寧着手從事揭露馬赫主義哲學的工作。列寧進行了巨大的科學工作，研究了許多書籍，研究了現代自然科學、物理學。他是全付武裝地來批判馬赫主義的。

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著作。列寧不單捍衛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使其不受修正主義者的侵襲，而且還把它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的革命鬥爭經驗和科學發展所提供的一切新的東西進行了概括。這一本書有助於揭露一切政治上的和理論上的修正主義者並把他們從自己的隊伍中趕出去。列寧同時以此為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代表會議上形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形成為新型的政黨，作了準備。

列寧的著作將始終是汲取智慧的泉源，是從哲學上來豐富人類思想的泉源。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列寧在其所著“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全面地批判了經驗批判主义。他不僅揭露了俄國馬赫主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也揭露了經驗批判主义从創始人——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思想根源。列寧分析了馬赫主义哲学的社会階級根源，思想根源及反动本質。列寧指出，波格丹諾夫、盧那察尔斯基、巴查罗夫、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伯尔曼等俄國馬赫主义者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哲学，而是恢复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只是对它貼上了新的标籤而已。这是想使貝克萊、休謨、康德等早已死去的学說复活的一种嘗試。

列寧寫道：“‘最新的’馬赫主义者所提出來的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論据，沒有一个，真正是沒有一个不是貝克萊主教所已經提出过的。”（列寧：“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頁。）

馬赫主义哲学是帝國主义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一种精巧形式，它的思想根源是反动階級的唯心主义哲学，首先是英國主教貝克萊的主观唯心主义。

列寧在批判馬赫主义时首先就揭露馬赫主义的歷史根源，指出馬赫与阿万那留斯与俄國馬赫主义者并不是首創的思想家，他們的哲学完全不是新的，而至少有二百年以上的歷史。他們的老师是十八世紀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貝克萊和不可知論者休謨与康德。馬赫主义者並沒有對他們的学說补充一个新字，他們只不过企圖用新的術語把陈旧的唯心主义的廢物裝璜一番，用各式各样的字眼來点綴一下，以掩飾自己的唯心主义，掩飾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

列寧在“代緒論——若干‘馬克思主义者’在一九〇八年以及若干唯心主义者在一七一〇年是怎样駁斥唯物主义的”这一段中指出：俄國的修正主义者日益从事于推翻唯物主义。他們所用的論据，就是貝克萊主教的論据。他們說，唯物主义者承認

某种不可思議的“物自体”，“在經驗之外”、在我們認識之外的物質。而他們这些唯物主义者就由此陷入了神秘主义，使神話倍增，宣傳“二元主义”并承認我們意識之外的物的存在。

貝克萊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主观唯心論是以感觉主义为基础，也即使以承認我們的感覺是認識的唯一源泉为基础的），也曾說過同样的話。貝克萊曾說：除了感觉、思想和意識，什么都不存在，物对象是感覺的綜合，是“我”的觀念的綜合，按照貝克萊說來，除了主体的知覺和感覺以外世界是不存在的。

“当我說我寫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說，我看見而且感覺着它；如果我不在自己的書房里，那我說它存在着，意思是說如果我在自己的書房里，我可以感覺到它。”（列寧：“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8 頁。）

貝克萊說：我完全不能理解，怎样可以不提及某人感知物而說物底絕對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

貝克萊断然否認我們的意識和思维以外的物的存在，認為关于“物質或物体实体”是存在着的思想，是“矛盾的”，是“荒謬的”。按貝克萊說來，客体不存在于心之外，客体是感覺，是感覺的綜合。貝克萊說，物質是虛無，是不存在的實質。馬赫主义者所宣傳的就是这些哲学原理，把承認“物自体”称为是对唯物主义的歪曲，是染上了康德主义，这同时就表明了他們在基本的哲学派别的歷史上是愚昧無知的。貝克萊在一八一〇年（即在伊曼努尔·康德生前十四年）就已經寫过：客体是感覺的組合，心以外的客体是不存在的。

为了要理解馬赫主义者的哲学，讓我們再繼續听一听貝克萊的話。

“如果你覺得非如此不可——貝克萊嘲笑唯物論者道，那末你們可以在別人使用‘虛無’这个字眼的意义上使用‘物質’这个字